

有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

□ 徐仁海

有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,就有信念的灯塔!

在祖国的边境地区,在边民的心中,五星红旗,还多了一层含义:安宁!

在边境地区生活,安宁是最重要的。

这是发生在云南边境地区一个真实的故事:

那年,中缅边境缅甸境内发生暴乱,许多华侨纷纷逃难回国躲避暴乱。其中,有个老华侨带着一群儿孙,也往边境逃。边境的山道弯弯曲曲坎坎坷坷。山道通往国界,国界的一边,是她的祖国。前面是祖国,背后是暴乱的枪声,声声逼近……一路跌跌撞撞,临近边界时,老华侨很远就看到一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。那一刻,她喜出望外,一边喘气一边热泪盈眶地用颤抖的声音对儿孙们说:“那是,那是我们的祖国,那是祖国的五星红旗,大家加把劲往前跑,有五星红旗的地方,我们的生命就有保障。”这是云南省中缅边境某抵边村的党支部书记在2012年10月赴京参加外交部召开的“全国边境维稳情况汇报会”时,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向全体与会会员讲述的一个真实故事。这个故事,是我在防城区峒中镇尚义村采访时,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林成宝讲述给我的,他也是与会者之一。当时,林成宝也讲尚义村的界碑,讲界碑旁的五星红旗,讲各族村民在五星红旗下守护界碑的故事。峒中镇尚义村,位于十万大山南麓中越边境,背靠海拔900余米的尖峰岭,村东南是1327号界碑,村南是越南的高巴岭,界河细小,几乎跨步可越。

全村壮族人口占98%,瑶族极少,汉族更少。尚义村四面环山,是绿树滴翠的山,是高大的山,是连绵的山,村庄处在峡谷盆地,四周的山泉汇聚成无数条清溪,长年累月潺潺流动,绕村而来穿村而去。

2019年12月,尚义村被命名为第三批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(社区)。尚义村党支部被评为防城港市五星级党支部。2021年6月,村党支部书记林成宝被自治区党委授予“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”称号。

海拔960米高的青龙岭分水界的另一边,就是越南,山脚下就是越南村庄。尚义村7公里长的边境线需要守护,边境线上的5座界碑需要守护。2018年3月6日,由尚义村干部和边境护碑护路员组成的“联防巡逻队”成立。村党支部书记林成宝任队长。五星红旗,在尚义村各族村民心中,是既神圣又坚强的后盾。是五星红旗,让他们挺直了脊梁!

是啊,旗帜就是脊梁。

回望历史,从1840到1949年,中华民族百年沉沦。五星红旗的升起,标志着百年屈辱历史的终结。

血泪、屈辱,犹如刺心,痛彻肺腑。唯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,中华儿女才真正挺直身躯挺直脊梁。

我们的祖国,至今仍然需要热血,滚烫甚至燃烧的热血,为鲜红的五星红旗飘洒在每一寸国土上。

七万里路云和月,三十余载家国情。在峒中镇尖峰岭国防民兵哨所,哨长陆军军三十余年如一日坚守哨所,巡逻守护界碑,穿烂了超过三百双解放鞋。界碑,在巡逻路的前方,五星红旗,在巡逻路的后方。每次启程巡逻,在回眸尖峰岭那面插在哨棚顶的五星红旗的瞬间,他的心中,立刻燃起一股激情,一股为神圣的五星红旗在边境高高飘扬巡逻守边义无反顾的激情。

陆军曾经说过,五星红旗神圣,界碑

神圣,国防民兵的边境巡逻路也就神圣。

陆军先后荣获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、爱国戍边模范等荣誉,在边境巡逻路上反反复复走了30余年,在风雨中创造了他的人生辉煌。他对我说:“五星红旗,是最辉煌的,日出一般的辉煌。”陆军军人虽平凡,但他真挚朴实的话语,却让人荡气回肠。

五星红旗在人们的心目中,是神圣和自豪,而在边境一线,在各族边民的心目中,五星红旗还多了一层更深的含义:有五星红旗的地方,生命就有保障,生活就有安宁。

对五星红旗的尊崇,他在边境地区,自小,就有一种缘于血脉的敬仰和亲和力。

这是一幅鲜活的画面:一面五星红旗,一面少先队旗,迎风招展,引领一群小学生,朝着中越边境我方国界的一座界碑,朝气蓬勃地前行。

这个让人激情澎湃的剪影,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那良镇滩散小学通往中越边境“中国1346号界碑”的道路上,至今展现了超过二十年!

二十余年,一届又一届的小学生毕业离校,一批又一批小学生接过国旗接过队旗,执着地将护碑的爱国情衷抒写在传承的一行行脚印里。

滩散小学地处中越边境,学校与越南仅一河之隔。滩散小学是一所国门学校,同时也是是一所寄宿制村完小。学生来自六个行政村,其中瑶族学生占三分之一,其他的有汉、壮、京等民族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学校,滩散小学始终坚持将爱国主义传承融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,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,围绕护界碑这一爱国主义教育载体,开展有声有色的活动。五星红旗,点燃孩子们的爱国热情,铸牢孩子们的

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防城港市的中越边境线,所有抵边村村民崭新的楼房顶或屋门前,几乎都插着或悬挂着五星红旗。在防城区的峒中口岸和里火口岸,还有东兴口岸,五星红旗红遍口岸通道,红遍每一条街道和村街。

在31.68公里的东兴国门大道两旁,高高的路灯杆上,悬挂着鲜红的五星红旗,成为这条景观大道最亮丽的风景。

行车国门大道,我油然地想起那首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《五星红旗》——

你和太阳一同升起
映红中国每寸土地
你和共和国血脉相依
共同走过半个世纪
半个世纪
五星红旗
啊 五星红旗
你将中华民族的心连在一起
五星红旗
啊 五星红旗
你让全世界中国人扬眉吐气
五星红旗,是奔腾的烈焰,点燃我们激情的是这烈焰,照亮我们逐梦路途的是这烈焰。

作者简介

徐仁海,防城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,广西作家协会会员,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。

上河图

□ 黄其龙(壮族)

就着日暮,我坐在河流边上,沉默,发呆,陷入寂静。

在我眺望的方向,祖父和他的马儿迟迟未出现,更别说他答应带来的糖果了。

夕阳往河面洒下金晃晃的光线,氤氲着一种极具美感的光晕,可我莫名地有种想哭的冲动。我向天空伸出胳膊,接受来自夕阳抚摸的烧灼感。一只雄鹰在附近几座高山的崖壁间巡飞,我有两种担心,一种是它将我视为猎物,另一种是它可能会一头撞进山崖——我不大相信它能自由掌控飞行的方向,它如果撞上山崖,我一定奔跑

到山脚下捡起它的尸体,提回家摆放在我家母鸡和她的鸡仔面前。

下游两百米有一座水坝,圩日时,外村的赶集人撩起裤脚从坝上缓缓淌过。他们当中有人逆着夕阳光照远远地看到我,指着我对他们的孩子说:“呐,河流边上的那个孩子。”

河流从远处的群山夹缝中缓缓而来,遇到水坝时水声不澎湃,也不孱弱。嗯,深秋时节,介于澎湃与孱弱之间的那种恰如其分的柔软与飘逸,内透一股润清之气。水声“沙沙”地在我耳际徘徊,而后沁入我的心脏,我想到河里的鲫鱼和虾,祖父和他的马儿到来之前,我决定去挖蚯蚓钓鱼。

很多年以后,我感到有无数条河流,奔串在我的血液、呼吸、肌肤,将我

生命中的杂质、妄想、污浊涤荡消解。月光照进我的窗台,和水声连作一片,后来风声也融了进来,蝉虫的鸣唱也加了进来,树也发出了响动,它们组成以“水”为主题的交响曲。关于水的身躯舒展在了水上,关于水的梦境蔓延在了曲子里。我梦见了我变成无数条河流,无数条河流变成了我。

有几年的时间,为了寻找河流,我先是去了桂林的漓江,再是去了云南的怒江,后又去了广州的珠江……兜兜转转许多年后,我回到了故乡的河流,那条名叫“古榕江”的河流,那条牵着我奔跑的河流。

是的,在故乡,我如愿找到了真正的河流。

它在渊底呈现蓝黑色,很像被遗忘在人间的一条玉带。它在群山之中逶迤穿行,弯弯曲曲的身段使它看起来像是一条正在奔向丛林深处的巨蟒,当“巨蟒”遇到更大的山体阻挡时,它迂回转入另一座山的夹缝,消失在我眺望的视线里。后来我到山脚近距离看古榕江,水却呈现碧绿色,且极其清澈,可以看到成群的蓝刀鱼在水中嬉游。我迫不及待脱下运动鞋,决定赤脚到水里与它肌肤相亲,从河水里汲取清凉之感以驱散燥热的六月天气。河水抚摸着我的脚踝,我向幽深的山谷大喊:“啊——,啊——”白鹭受到惊吓,在山谷翩然翻飞,它们的影子倒映在水面却显得悠然自得,那些洁白的云朵其实离它们很近,仿佛随时可以钻进云层沐浴饱满的阳光。那些

白鹭经常往返于古榕江的两岸,随时可以“咻”地一声俯冲到水面,用它们敏锐的长喙一口叨住在水面等待落虫的蓝刀鱼。

两岸排列着许多村庄,数千户人家傍水而居,从古榕江获取生产生活的水源。古榕江两岸呈现出一幅祥和悠远的乡村图景,无论时间怎么变化,人们外出还是留守,她在这幅乡村图景中始终充当“流水”的角色,默默地勾连着两岸的村庄,使村庄变成活态的富有诗意的村庄,而非静止的乏味的村庄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祖父每隔一个月,就会牵着驮满货物的马从村外走来,他打着手电筒,肩上背着米粉和糖果,卸下货物后,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河里游泳。那时我常常跟着他,吃着他带来的糖果,坐在河岸边帮他照看衣物,远处的月光落在他的胸脯、臂膀上,他就像一匹沐浴在月光里的黝黑的马。

父母去广东打工后,为了驱赶我内心的惆怅,祖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我去河边溜达,从上河溜达到下河,再从下河溜达到上河,我们踩着日暮回家。后来有几年,祖父在每个月的十五号都要出门远行,他要外出贩马,远行一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,在他外出的漫长岁月里,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河岸上。

于是,从外村过来赶集的人指着我对他们的孩子说:“呐,河流边上的那个孩子。”

许多年以后,这句话竟如此生动,又如此轻盈,如此孤独,又如此有意味。是我年少时的真实写照。

三十年过去了,河流上的那个孩

子远赴他乡。他乡是一座各式各样的建筑物挤挤挨挨的大城市。他每天要做的就是上好每一天的班,下班经过菜市买些菜回家,回到家后照顾一家人的生活。只是偶尔某个夜晚,等家人熟睡后,他一个人搬来凳子坐在阳台上吸烟,一边屏息倾听手机里播放蟋蟀“叽叽叽”的声音,一边抚摸漏下来的银色月光,幻想自己仍然是那个河流边上的“野孩子”。

他很想回家看望祖父。祖父已白发苍苍,就像月光一样,有了寒意。

入夜,他又做梦了。他是个孩子,坐在河边,正在观望天空中的雄鹰,聆听河流的声响。他仍然是孤独的。

作者简介

黄其龙,1989年6月生,广西作家协会会员。有散文发表在《民族文学》《星火》《广西文学》《美文》等刊,有作品被《散文海外版》转载,曾获广西文学年度新人奖。